

• 星 •

早晨 6:30，C 起床。洗漱，吃饭，上学。

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 10 年。

他走路去上学。

路上有几个行人；他们看起来很开心。

“打王者一样能使我快乐呀，”他想。

他到了学校。一进教室，Peppa 迎了上来。

“昨天公孙离那把——你有点皮啊。”Peppa 满面红光，笑着说。

他也笑了笑，坐回座位，打开书包。

一声惨叫。

“Betsy！你昨天为什么没发语文笔记！”

“什么？哦！——”Betsy 掩面。“I'm really sorry.”

“别 sorry 了，赶紧拿来我抄——亏你还是代课表。”

S 走了进来。

教室里一片混乱。

代课表沉重而蹒跚的脚步声，组长催作业的叫嚷声，没交作业者的哭喊声，执勤班长杯水车薪的“Shh！”声：一片大杂烩。

“同学们好。”S 提高了声音。

“老——师——好——”零零星星几个同学那里传来活无常似的

叫声。

S摇摇头。

L正在讲课。

他的目光锁定了一个已经倒伏了半节课的学生。

“C：起来回答这道题。”

C揉揉惺忪的睡眠。

“老…老师哪道题？”他有气无力地问道。

旁边，Betsy用手使劲捅了他一下。“拼成边长 $\sqrt{2} \ll 1$ 的正方形。”她低声说；他没有听清。

“下午 4:00，家长来校。我亲自给你母亲打电话。坐。”

L冷冷地说。

他站起身。

“他天天打王者，结果都玩了好几年了，段位还是钻石：我一个月前刚玩都已经上星耀了。”

“是；你知道为什么他最近一直没吃鸡吗？”

“愿闻其详。”

那人压低了声音。“他之前一直用外挂，被封号了。”他说。

“哦～；怪不得他之前……别说了。”另一个人看到他向他们瞥了一眼，连忙说道。

……

打发完朋友关切的质问，他独自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那天是愚人节，万家灯火，宝马雕车香满路。

他悚然一惊。

是，他看过余华的书，看过春生的戏份，知道活，有时孰难于死；可他也看过吴承恩的书，看过龙婆的戏份，知道好死不如赖活。

他停了下来。

“今天是星期五啊，”他突然想起，“我可以在外面待到 8 点的。现在还早的很。”

街上大包小包的人群；他们很快乐。

快乐是什么？

上个月考过一篇作文：

《那天，我捡到了快乐的钥匙》。他写的是他登上了王者全服第一。他知道，这次作文又要得 D 了。

可是……

？

他找到一条长凳，坐了下来。

天空中现出一道橘光。他睁大双眼。

“哇！流星！”几个人喊道。

绝望攫住了他的心。心中却并不是一片黑暗。

世上的牵挂……Maybe Betsy? Or Daniel? Kamen?

But, am I really their friend? Or I should say, are they really my friends?

Seems not. (我似乎变的豁达了。)

他摇了摇头。

他站起身。空气中弥漫着违和的气氛。

他似乎能够感受到那拼命想要置他于死地的虚空。

“谢谢你，”他说。

“你不能这样！”

“为什么？”

“你还没上星耀！”

星耀？他想。那不是我一直的理想吗？为什么我现在对此却这样木然？

流星雨还在下。

一道星光射向他的心间。他的心忽而苏生了过来。

“王者？吃鸡？CR？……可笑！”

“我，只是一个过客！”

缘起缘灭，花开花落，何处觅归结？

他闭上眼。

一城灯。

凤凰在天中翱翔。近了，又远了。

清晨的露珠。

雨后。

“没有涅槃，也没有收获罢。”

他转身；他消失在白夜中。

——

“I got the story,” 他举起一张纸，“From his will.”

Betsy 脸上铺满泪水。Daniel 仍然绷着那张死鱼脸，只是嘴角向上微微翘了翘。Scistar “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只有 Supreme 似乎毫无反应。

“你还早两万年呢，”他说。

一八，四，五，津沽。

• 梦 •

远方。

天上的繁星。

他心头腾起一丝希望，又随即熄了下去。

流浪。

这是一座大城市。

他记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三周前？五周前？他不晓得。

一切宛若一场梦。

从他被人从血泊中救起后，就注定了他的一生，永远不可能再回到原点。

那个流星飘飞的晚上，他敲开了 Betsy 家的门。望着欣喜惊讶又不知所措的她，他狞笑着，举起了自己随身带的一把小刀。

他祈祷自己再也不用苏醒。

可他还是睁开了眼，在一群穿着白衣的人的注视下。

他向四周看去，Betsy 也躺在他的床边。

闭着眼。

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周围的人似乎在喊着什么，但他听不见，也不想听。

一阵钻心的疼痛。

他闭上眼。

囚笼。

念去去

千里烟波

暮霭沉沉楚天阔

现在，当他再回想起那段时光，似乎一切都在离你远去。

像那天一样。弹指一挥间。

Quicker and easier than **FALLING ASLEEP.**

他兴冲冲地向远处奔去。

直到那天。

他吃过早点。窗外结实的雾。

如霜。

(#define C ...)

(?)

推开窗。

(江枫渔火对愁眠。)

雨点徒劳地凿着空气。空气本不该是这样的。

可他又说不出所以然。

眩晕。

伏在窗棂上。

“当当当，”一阵敲门声。若有人兮山之阿。

他推开门。这次却换做是他惊讶了。

“我没想到你会来，”他说。

“Nor do I,” 她说。

那便走吧。一起。

铮，一阵火花。铮。

凿开这片无形的野。

他知道，——终有一天。

凿在了虚空里。惊叹了一声。

礼赞。

另一面的光。

终有一天。

香炉和烛台。

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

他望了望西边的那一抹紫霞。

“你说……帅宜吃完早点了吗？”

“应该没有吧，”她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还早得很。”

一段沉默。

“Leave me alone,” 他对她说，“我想自己待一会。好吗？”
她点了点头。
她转过身。
他想到了什么。
没有回响。

他心中似乎隐约有了一个答案。
他抬起头。Broken promises flew out into the air.
He screamed; another dream.

她已经站在了他的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
“It's time,” 她轻声道。

他望向天空；几盏街灯。
时间的雨从天河中滴下来。

雨落在屋檐上。滴，答。
迷蒙的雾，在面前飘荡。
埋葬往事的地方。

风箫声动；玉壶光转。

心中的那个人，那团磷火，那道人影。

摇曳的烛光里。

沉睡的东西在他眼前渐而清明，勾勒着他那痛苦的回忆。

一切都是那么鲜活，却依然那么缥缈。

他脑海中映出一幅画卷。

那里一定有一片湖。

一定有座花火中的凉亭。

一定有自然的精灵——一只老虎追逐一只极乐鸟。

一定有些光灿灿的珠滴，走上点唱机泛乳白光的一边。

一定有次野营，沐浴着阳光划独木舟、跳舞、梳理卷发。

一定有白杨、苹果树、一个郊外的星期天。

一定有块火石融化在阵阵涟漪的池中，一次最后的震颤，色彩的最后一次涂抹，一声叹息，一个畏缩的孩子。

灰飞。

烟灭。

“其实……”

他轻叹了一口气。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了。

Those childish dreams, faded away.

(#define C confessor)

我心如鉴 我生如梦
我看
远处如烟
山雨将至 风已满楼
路
在何方

我知道
我离属于我的荣耀
只差一步
却似朔方的雪花一样
如粉如沙
却如帅杜的笔袋一样
在水中央
虽说
有失去才会有收获
但我还是无法割弃
这世界
我的一切
早已零落成泥
我的希冀
付诸一蓑烟雨
一无所有

却亦无所得
“肉食者谋之
又何间焉？”

他知道他终将会苏醒。梦醒后，留下的便是不可溶释的迷蒙。

他想起了 Supreme，想起了 Kamen，想起了 Daniel，想起了 Kendo，想起了 Goblin；

想起了……

他好想再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

但他清楚地知道，在他用颤栗的手指按下了「王者荣耀」右上角的×时，他的一生，就被彻底地打乱了。

The flaw in the plan.

可他依然要走接下来的路，披荆斩棘。

寻找那凝成了现实的奢望。

在路上。

他无言地挎上提包。下一个目的地。

月光映照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踏上那没有终点的旅程。

向前。

（东方现出一抹鱼肚白。）

“ただいま。”

—

Director 放下了望远镜，凝视着那隙天边的裂痕，在远方，缩成一团光影。在他的身后，几筒烟花飞向空中，绽出几点荧烁的火光。时空的网交错在一起，织成了天上的星。

涂色游戏

你有 10^{20} 个格子，它们从 0 开始编号，初始时所有格子都还未染色，现在你按如下规则对它们染色：

1. 编号是 p_1 倍数的格子（包括 0 号格子，下同）染成红色。
2. 编号是 p_2 倍数的格子染成蓝色。
3. 编号既是 p_1 倍数又是 p_2 倍数的格子，你可以选择染成红色或者蓝色。

其中 p_1 和 p_2 是给定的整数，若格子编号是 p_1 或 p_2 的倍数则它必须要被染色。在忽略掉所有未染色格子后，你不希望存在 k 个连续的格子颜色相同，因为你认为这种染色方案是无聊的。现在给定 p_1, p_2, k ，你想知道是否有一种染色方案不是无聊的。

引

我惊颤了一下。

崭新的世界，

不变的影。

挪移。

时光在倒流。

（刹那便是一生。）

清浦。

一叶纤云。

残星，

点缀着的凋零的梦。

枯黄。

风在窗外呼啸。

崖壁上的那一株松。

“散入春风满洛城。”

却也一样。俄而不及。

西陆蝉声唱。

浮光掠而影雾，
鸢鸟群以徙中。

星星点点的草屋，远处。零落的荒村。

无懈可击的一抔黄土。

残阳如血，
一缕孤痕。

灰褐的迷霭中，一肆无意的风吹过，空气顿时灭绝在四角。
四下里没有一丝活气，只有远处的鸟喳喳叫了几声。

“鏖——，”一柄火光。

我睁开眼。
茂密的芦苇；斑斓
的雪国。

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惊骇着后退。
我暗暗叫苦。终还是忘记了伊。

因为该在那里等待着的终归会来。

我啜嚅着，向着现实。

稽首。

绚烂的天空。

不明

落照昏黄。

“抖音宜，抖音宜，抖音宜……”

混沌中，海鸥拥在滩上。

“辣鸡 dv，辣鸡 dv，辣鸡 dv……”

我加快了脚步。

“抖音宜——”

“辣鸡 dv——”

“大帅 C——”

“——”

嘶裂。

```
s = input().split()
```



```
print(int(s[0]) + int(s[1]))
```

已经没有 O₂ 优化的必要了，我想。逝去的已然逝去。

我坐在栈顶。

“真的吗？”一道黑影。”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就如同证明你没有开挂。”

“粉丝是我的亲人。开挂死全家。”

“还是那辆车。”

“没错。一切如旧。”

“那些峥嵘的幻想呢？”

“鬼畜重要的是节奏感。”

“这只竹鼠圆又大。”

“——导致芦苇开外挂。Je pardon vous quit.”

“上香。”

“Si.”

“你呢？”

“我？”

“Yes.”

“RNG 打假赛。Uzi 辣鸡。”

“是啊。”

“鬼刀一开看不见；回首掏——”

“——出机瞄 98K，一炮一个 ADC——”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

“就像那七月的流火。”

“狂童之狂也且。”

“坐上那自行船家去罢。”

“那可太谢谢您了。”

“对了——她死了。”

“她？”

“还能是谁？”

“我明白。只是确认一下。”

“但世上真有绝对的事情吗？”

“或许。”

难得的沉默。

“必须去？”

“Depend on yourself.”

“我不知道。那湾湖早已干涸。”

“别忘了那弯新月。”

“风住尘香花已尽。一场无形的故事。”

“散场了？”

“Lead on, Macduff.”

“我不想去。虽然我知道些什么。红尘中的镜。”

“你大可不必强求自己。”

“可我离不开那根稻草。”

一艘鳞次栉比的船。

“我该走了；时间不多了。”我敷衍道。

“开往地平线上的影？”

“算是吧。夜来幽梦。”

“祝你好运。”

“替我给她道声晚安。”

“No problem.”

“Merci beaucoup.”

“因为我们终将成雾。”

“在那干冷的烧杯内壁。”

“水波总是掀不起来。至多是块石子罢了。”

“你就安分于那日影罢。”

“我试试吧。再见了。”

“再见。”

黑暗中的一转身。

“对了，”我若有所思。“你可知电流与电压的关系？”

“导体电阻一定时，通过导体的电流与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

我没再多说什么。

恍若隔世。

（一个时代落幕了。）

县

我和他坐在沙滩上。

细密的海浪泼洒在脚下。

令人发指的寂静的夜。月亮猥琐在云层之间。

支离破碎的色块。丝丝腥膻的风。

候鸟在嗥叫。

“对不起，”我不无歉意地说道，“可我也无法可想了。时间一直在转。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站起身，漾出一丝微笑。

周围的法则依然存在。几缕挽留的执念。

再也不可能变回原来的模样。

捕捉到一点，无限延长。

形销迹灭。

我眨了眨眼。气态的影飘舞在空中。

横无际涯的夜；恣睢着的黯淡的光。

一切都已幻化，只有影中的人——

亘古不变。

(无助地落在北渚的紫坛上。)

孑然一身。

天净沙。

· 尾声 · EOF

冷风呼啸着，灼烧着每一寸裸露的灵魂。

四面的风静了下来。

屋顶上，和煦的阳光。

如果这就是死，我想。

你却为何如此温柔？

默然；层叠的雪。

也许，……谁会知晓这里掩藏了什么，——一层乳浊的雾下？

剜骨的痛。

不，我轻轻地闭上眼。**你不能这样**。

墨绿的天宇下，跨过了的这一步。

明明还有一瞬——

随了最后的一丝光亮。まるで、雪のように清冷い。

昨天我用公孙离打的那把——你有点皮啊

ペッパは笑顔で言った。